

何 士 光

似水流年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创作丛书

I247.5
930

3

B157 126

何士光

似水流年



责任编辑 马 迅
莫 贵阳
封面设计 石 俊 生
技术设计 薛 楠

似 水 流 年

何 士 光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8.33印张 170千字 4插页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000

书号 10115·468 定价 0.74 元

BK57126

从省城北上的早班火车，在正午过后不久，把汽笛拖得长长的，驶进了途中的第一个大站，重重地喘息着，晃荡了几下，最后停下来，开始往站台上卸下大批的旅客。

这正是一九七五年的三月末尾。

要是匆忙地赶着上下车的人们，能够猛然地在那么一个瞬间抬起头来，就会发觉阳光原来已经那样明亮，春风正一阵又一阵地掠过站台，把纸屑吹得窸窣作响，把灰尘掀起来。我们的前人说：“大块载我以形”；我们置身的大地是不会怠倦的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把时令代谢着了。

……站台上冲撞和喧嚷得厉害。上车和下车都同样拥挤和困难。为什么老是有这样多——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愈来愈多——的人，挤在车厢中和守候在站台上？这是很费解的。人们都风尘仆仆，焦急不安，急于上去和抢着下来，在车门那儿努力地、却是徒然地僵持着，以至值勤人员怒气冲冲的吆喝显得那样无力，那样多余。

这当中，一个年轻人挤到了车厢的门限那儿，等他前面一位扛着一只沉甸甸的麻布袋的旅客挤下车之后，他便一手紧紧地握住车门的扶手，抢到那

个出口，奋力把两三个乘势挤上来的人抵挡住；同时，他微微侧过身子，把他身后的一个姑娘的手拉好，一同跳到站台上来。他们留下的空隙，立即被别的人填得严严实实的了。

从人群中推搡着出来，他们在一个水泥灯柱旁站住。

“玉君，挤着了吗？”

年轻人把一只浅灰色的人造革挎包往肩上挂好，问那姑娘。

姑娘用手掠开一缕零落到眉上来的发丝，微微地摇了一下头。

这时可以看清楚，年轻人很清瘦，疲乏中依旧显出一种年轻人的风姿。姑娘呢，长得很匀称，容貌秀丽柔和，使人一望之下，即觉得她性情温和，心地善良。

他瞥了一眼那拥挤不堪的出站台，说：“我们等一会吧！”

姑娘仍不出声，只是点点头，稍微挪动了一下脚步，站到他的身边来。

人们出站出得很慢。检票口控制得很严，时时故障起来：有人被扣下了；有人的竹筐被打开了，里面有不准捎带或超量捎带的商品；有人在大声地辩解——又有人在厉声地训斥他；一个戴红袖套的女值勤人员，则始终握着一只半导体的话筒，站在铁栅旁边，对所有的人呵叱着；……而火车依旧喘息；一道铃声尖厉地响起来了；不断有人沿着站台

边缘奔跑，脚步声噼噼啪啪地响；还不断有人在呼唤。

但终于，站台又慢慢地沉寂下来。那些成“丫”字形而支撑着棚架的柱子，一道接一道伸延出去的栅栏，小方块的水泥砖铺成的地面，在人们走散之后，都静静地现出来了。

“现在，”年轻人说，“总可以该我们了！”

验过票，从车站出来，他们望见了一个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。

“这就到了吗？”

姑娘轻声地问，青黛的双眉底下的眼睛里，有着迟疑犹豫的神色。

“我想，是的吧！”年轻人回答说。他的嘴角浮起一个嘲讽的微笑，接着说：“不至于不是吧！”

他站住，微眯着眼，瞅着前面的那一片街市。姑娘没有再说话，但也停下步子，把原来微微低着的头抬起来。

市廛被淡淡的阳光映照着，有轻雾在蒸融，春风兀自地掠过那些高高低低的屋顶和瓦檐。

他偏了一下头，淡漠地说：“玉君！……看来，我们和这城市有的就是这样一点缘分：此情、此景。”

姑娘听着，看着他，不作声。

近处，一辆满载着从火车站出来的旅客的公共汽车，轰响着驶走了，留下一团浓烈的油烟，被风吹散开来；那浅蓝色的车身不知从多久起就沾满了

泥浆，后窗的玻璃脱落了，从那儿清楚地现出乘客的帽子和后背。一些似乎对乘车失望了的人，也开始离开麇集在路旁候车的人群，步行往市里去。

他扭过头问姑娘：“你说，我们要不要乘车呢？”

“……我们，慢慢地走吧！”姑娘回答说。她的声音很轻，象怀着什么惧怕。

他们顺着尘土很多的大街往前走。

“我觉得，玉君，你好象有一点不舒服。”

“不，没有……”

他们混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、混在不绝于耳的汽车呜呜声和自行车的叮当声之中了。迎面驶过来的自行车中，有一辆又快又轻佻；她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

“这不是因为烦闷和无聊，还会是因为什么呢？”他说，等着自行车歪斜地从近前划过去。“但也许，你是饿了。昨天一天你都吃得很少。要不要找一点东西吃呢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……不是饿；”她说，“我们走吧……”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开始，年轻人似乎着意地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的街市，但不多久，他便显得疲倦起来。

“玉君，”他懒懒地、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觉得怎样呢？‘东京也无非是这样……’只要瞥上一眼就够了。依旧不过是一间一间接下去的房子，大大小小的铺面，窄窄的街道和拐角，加上竟日来往不歇的

人们，不过是这样罢了。对了，再有，也无非还是贴下去、贴下去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，战斗的铜管乐，一个版面、两个版面的社论，报告我们在一切方面的伟大胜利。……真是出奇的熙攘，而又异常的寂寞。都一样，都一样的……”

姑娘抬起头来，望着他，那明净的眼里似乎有一种无言的请求。

但他还是把话说下去：“那么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凭什么要走到这陌生的街头来呢？为什么呢？真有什么意义吗？真有什么必然性吗？——玉君，你好象累了，要不要歇一会呢？”

“不，不要紧……”

后来，他们走到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年轻人坚决地停住了步子。

“不，玉君，你一定很不舒服！”

他聚拢双眉，用他的很炯锐的目光直视着她的眼睛。

她垂下眼帘，低下头，承认了：

“……我觉得心里不好过。也许是坐了车吧……”

她的脸色有些苍白，说话时也微微地喘气。

他说：“我们歇一会！”

但没有什么地方可供他们歇下来。十字路口是很嘈杂的，满是攒动着的面孔和背影，形形色色的地摊。往人丛中现出来的缝隙一瞥，便看见奄奄一息了的生葱，沾了泥污的鸡蛋，标记很华丽的瓶装

酒，劈开的腌肉，用稻草缚了爪子而显得那样孤苦的小公鸡，冒着热气的炸酱面条，小虾子和花生米，半新的料子上衣，油污的齿轮，弹子亮晶晶的轴承……，是一处违法的、虽被严厉地驱赶却象阴魂一样不散的市场。

他牵引着她，试着走到离他们不远的一道檐下。

一个穿棕色上衣的女人跟上来，在年轻人的面前晃动着一包前门牌香烟。“要吧？”她说，那是在商店里见不到的一种牌子。

年轻人摇摇头，谢绝了。

“那么，”那女人凑近了说：“这个有没有呢？”她伸出另一只手，把拇指和食指轻轻地碰了一下。

年轻人笑了，说：“可惜，这个也没有！”

“有的是什么呢？”女人问。

年轻人更开心地笑了：“真是对不起！你也把我看成资产者吗？可我真是一无所有！”

“仲连，”姑娘拉了一下他的衣角，忧心地说：“我们还是走吧！”

他收住了笑，沉吟了一会，终于说：“看来，也只好是如此，早一点找到建民。”

他们又沿着那窄狭不平的人行道往前走了。

“张建民，朝阳西路……职工宿舍，三栋二单元，三楼七号，”他掏出一个小小的记事本来念道。

“……这可是在哪儿呢？”

……倏地，一阵风从拐角那儿吹来，扬起一片

风尘。他挽住她，背过身子。风把壁上的标语吹落了一张，那是一方褪了色的红纸，看得清是一个大大的、黑体的“斗”字，飘荡着，落在姑娘的脚边，又往前滑，在路面上飒飒作响……

三楼七号房间。

这是一个狭小的单间，被一幅蓝底绛花的塑料幔子隔成大小不等的两半：一半放卧床，一半放桌椅和所有的杂物。

一个男人懒懒地倚在一张椅子上看报。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端庄的女子在收拾屋子。她打开窗页，屋里比较地亮起来。

“几点啦？”她问。

他随手丢开报纸，打呵欠：“看报上这些提法，厉害得很呢，上头又怕要有变故！——噢，这屋子象亮一些了？……十二点多了。”

“说起来呢，这屋子早就该收拾一下了。”

“当然罗，”他喃喃地说，“收拾一下……”

“这家，象一个什么样子呢？”她继续擦窗子，并不看他，显得有抑止着的火气。“你说你那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要来，多久来呢？我忘了，他叫什么？”

“谢仲连。”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哼！……你就象只会说不知道！”

“嘿，”他把身子坐得正了一些，“你这个人才怪！他信上没有说嘛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我不和你说。”她的声音提高了：“十二点多了，要做什么就做；老是坐着、坐着！”

他淡淡地说：“做什么呢？”

他是一个三十三四岁的男人，双肩宽阔，身板厚实，头发多而蓬松，黧色的脸上配着一副黑色宽边的眼镜。他就是张建民。

“嘿！”她叫道：“你倒来问我做什么！上街去逛一逛，看能不能买到一点菜，行不行？别的人家，谁不是一大早就上街？要不，晚饭吃些什么呢？都往自由市场上去买，哪来那样多的钱？这家，象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别人家……”

她认真地说着，看起来心中象有不少郁积。他抬起头，露出一一点恼怒，但并没有爆发，随即变得茫然起来，一声不响，决心听凭妻子徐萍把话说下去。

这时，有人从打开的门那儿探进半截身子来：

“呵，在打扫屋子？”

徐萍回过身来：“严大叔？请进来坐。”

“好的，我就坐一会！”

进来的是同一层楼的邻居，老工人。他五十多岁，瘦瘦的，戴一顶黑呢帽，颧骨很高，架着一副老式的、圆圆的眼镜。

“严大叔没上班？”徐萍殷勤地问，显得贤淑温婉。“——啊，是星期天呀，你看我这人！”

“是星期天!”严大叔同意地说,往徐萍挪过来的一张椅上坐好,接着说:“你们想想看,今天一大早的,我就跟谁搞斗争来着?”

不等回答,他挺直腰板,扬起他细细的脖子来:

“是的,我就要对她说:‘同志!’——我叫她同志——‘你别这样欺侮人!你这位女同志是干什么的?你是国家工作人员,你卖蔬菜,这就是售货员嘛!这就该怎么说?这就是为——人——民——服——务——!’她怎么说?她说:‘我是为人民服务,不是为你服务!’好得很!‘我,难道不属于人民?’我说。”

张建民:“……”

“哼,查我的三代吧!查吧,看有一点问题没有?运动初期,还有后来清理阶级队伍,就算是厉害得很,我严老头又让谁抓住一点毛病?我做了一辈子工,过去伪政府时候是做工吃饭,现在也还是做工吃饭!”

徐萍:“说起来呢,也还该多有两张椅子……是啦,严大叔!”

“是呀!”严大叔继续说:“我问她:‘可你干吗理也不理我?我是阶级敌人啦?’‘不是对你说:卖完了?’她说。好得很!我说:‘我先来,站了半天,你一直给别人称菜,就惟独不称给我!而芹菜,我看见的,在那桌子下面,还选好了,放着一大堆!’你们想想看,她怎么说?她把头一扭,说:‘一大堆!有!怎么样?留来开后门的!就是这个意思!’你们

想想看，你们想想看！于是我说：‘这可不行！’‘不行？’她说，‘你去提意见好了！贴大字报，找领导，随便你！我见过的！谁不在开后门？别人开的后门还大得吓死你！我这一点一点哟！你以为我在怕？’她就是这样说。是的，我就要对她说：‘同志！’——我叫她同志——‘你……’”

徐萍擦完了窗子，绞着揩布，走近张建民：
“……街上要是有什么好买的东西，就买一点来准备着。”

“准备？”建民不解地问：“准备什么？”

徐萍瞥他一眼：“你说呢？——莫非你空着两只手，能到别人家里去？”

“唔、唔……”他醒悟过来。

“是嘛！”严大叔说：“我就是要对她说……喂，喂，老魏！”

一个矮胖的老头，正低着头从门前的走廊上走过。那是魏大伯，也是邻居。

“不进来坐坐？”严大叔喊道。

“不啦！”

但魏大伯被严大叔起身去拉了进来：“聊聊天嘛！怎么，好象有几天都没有见你了？”

徐萍：“魏大伯，没有上班？——啊，是星期天呀，你看我这人，才说过一次！”

建民也说：“魏大伯，你坐。”

“老魏，你想想看，”严大叔把老魏压在椅子上坐好，说：“今天一大早的，我就……”

老魏突然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又坏事啦！”

“什么？”严大叔吃了一惊。

“有一关通不过。”

“什么关通不过？”

“叫食品仓库赵什么家的儿子，把名额占去啦！”

“呵！？”

“还不说，他的一个远房的侄子，正负责这次招工的事……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哪？”

徐萍对建民说：“有什么好买呢？还是只有买酒吧，别的我们也买不到、买不起。我们不是还有几张工资券？一瓶酒要收几张工资券呢？”

“我去问，去问……”

“不够，就借几张，以后再还吧。”

严大叔提高了声音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老魏，你可说话呀！”

魏大伯抬起头来，直愣愣地望着前面——望着桌上的那一只彩花玻璃杯：“我那儿子，你是知道的，下乡已经五年啦，知识青年嘛！同他一道去的，差不多都已经抽回来，工作了……”

“呵！”严大叔恍然大悟，“是的……这就该……”

门外，一个男孩大声地叫着“鸣——鸣——”，推着一只装有小铁轮的自制木板车，奔跑过去。一只被车惊吓了的鸡扑打着翅子，逃进屋来。

徐萍挥着揩布把鸡吆喝出去，却在门那儿碰到象一阵风一样跑来的李志坚。他是青年工人，住在左面一栋楼里。

“对不起对不起，徐姐！”他一面道歉，一面径直走进屋来：“老张，打牌，三缺一，就差你啦！”

“唔，唔……”

但小李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。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张图纸来，打开，递给建民：“你不是说要做两把折叠椅？这是才托人带来的新式样，——你比较比较；我上个月做的那几把，看来式样又嫌旧了！”

张建民接过图纸，并没有表示出热情，看了一回，说：“我看……过一阵再说吧！”略一停又才说，

“已经吹出了风，用厂里的材料做私活的太多了，要整治一下呢……”

“那不要紧！”小李在窗台上坐下来。“要整治，那人就多得很！要缴出来，就从头头们先缴起，那我也不在乎；不然，怕也就不那么容易！”

建民迟疑了一会，说：“不过，小李，你也要知道，有的时候，别人吃了一袋盐也没有咸着，你只吃了一两呢，却咸死了；难说啊，还是注意一点的好。”

小李一摇手，跳落到地上来：“你们知识分子嘛，现在就是胆小怕事！”

“我？”建民慢慢地摇头，“算什么知识分子啊……”

“哎，”魏大伯也叹气说，“这一次，又落空啦！”

小李扭过头问：“什么落空？”

魏大伯没有回答，大家也没有说话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小男孩的车又往回开过去了，鸡又咯咯地叫个不停。

这时，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门限那儿。

“请问，”来人在门外边彬彬有礼地说，“这儿是七号房间吗？”

“对啦，”严大叔答道。“你这位同志，——找谁？”

张建民先是一愣，跟着眼光在镜片后面一闪，站起来：“仲连，是你吗？”

仲连微笑着：“还会是谁呢？建民！”

“叫人初看可认不出来啦！”建民端详了一会，兴奋起来：“不过，没有变，还是没有变，只是瘦了一点！”

谢仲连迅速地向屋里一瞥，沉静地说：“是吗？‘可惜流年，忧愁风雨，树犹如此’嘛。”

“哎——！”建民摇了一回头，“坐，这边坐。这是我爱人：徐萍。”

谢仲连伸出手：“你好！”

徐萍：“路上辛苦了！”

“这是邻居，”建民继续介绍：“严大叔、魏大伯、小李。”

谢仲连向大家一一问了好，然后接过徐萍送来

的茶，坐下来。

“同志，”严大叔试着问：“你——”

“我叫谢仲连。”

“哦，谢同志！——谢同志从哪儿来？”

“省城。”

“才到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——乘早班车？”

“对了。”

严大叔不住点头，然后问：“上边的情况，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，要问的是——”谢仲连微微皱了眉头，“哪方面的情况？”

“这……一般、一般情况嘛！”

“怎么说好呢？”仲连说道：“对了，形势一派大好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，粉碎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首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批林批孔运动正蓬勃开展，工业战线上大庆红旗迎风飘，农业战线上大寨红花遍地开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一日千里，欣欣向荣，日新月异！”

“是这样、是这样！”严大叔连连点头，“供应方面——”

谢仲连笑了：“老人家，物价稳定，市场繁荣！”

“秩序好一些了吧？”

“革命秩序，从来都是好的！”

“是这样、是这样！”严大叔又点头。“前一段，